

黎元洪傳 (八)

章君毅

直系傀儡不是滋味

民國十一年六月十一日，北洋政府第六任大總統黎元洪入京就職，時在民國六年七月一日被迫下臺的四年十一個月之後。那天上午八時整，國會衆議兩院議長王家襄、吳景濂，國務院代表周自齊、高恩洪、曹錕代表熊炳琦，吳佩孚代表李倬章（字濟臣，時任吳佩孚的參謀長）等，準時抵達天津黎府，恭迎黎大總統登車啓程。一羣故都顯要，把面團團如富家翁的黎大總統，簇擁上了專車，當午十一時零五分，抵達北京車站。

京中人士、各界商民懸旗結彩，歡迎如儀，黎大總統一行先到東廠胡同黎氏私邸休息。十一時四十五分再自黎公館同赴公府懷仁堂，舉行「暫行大總統就職」的「就職典禮」。

這夜，黎元洪批第一件公事，任命顏惠慶署國務總理、兼外交總長。直系當權，北洋第十九任內閣，開出來的陣容，倒也相當的堅強——

| | |
|-------|-----|
| 總理兼外長 | 顏惠慶 |
| 內務總長 | 譚延闓 |
| 財政總長 | 董康 |
| 陸軍總長 | 吳佩孚 |
| 海軍總長 | 李鼎新 |
| 司法總長 | 王寵惠 |
| 教育總長 | 湯爾和 |
| 交通總長 | 高恩洪 |
| 農商總長 | 張國淦 |

這個十九任北洋內閣，儘管陣容堂堂，網羅各方，但却苦於人各有志，不可相強。頭一位，陸軍總長吳佩孚，當黎大總統十二日明令發表內閣人選，他十三日便自保定北上，入京覲賀，同時向黎元洪表明心迹，懇請辭職。他說自從戰勝奉張，他立刻便和曹錕呈請罷免三巡閱使，目的即在於昭告天下，自此不再開軍人干政之例。如今他一心只想返回洛陽，重整軍旅，爲國家保持一支武力，「陸軍總長」一職，他實在是志不在

此，毫無興趣。黎元洪的答覆倒也坦白，他說廢督裁兵，勢在必行，我正是借重你吳玉帥的威望，請你擔任這個執行廢督裁兵的陸軍最高長官。然而吳佩孚仍舊再三謙謝，他承認廢督裁兵原是他的一貫主張，以當時情勢而論，祇怕他不在其「位」，從旁協助，所收的效果還要大些。

黎元洪甚以爲然，吳佩孚確有誠意，他就不再堅持，內閣名單發表選不到四十八小時，便宣佈陸軍總長吳佩孚辭職照准，派張紹曾繼任。

民國十一年直系當國以後的北洋政府。中央方面，政局不定，波濤起伏，黎元洪終於發現，他這位北洋大總統根本就不可能發生作用。內閣則五日京兆，抱殘守缺，幾於形同虛設。第一任國務總理顏惠慶苦於政局不安，請假出京，祇維持了一個月二十多天。繼之以唐紹儀組閣，唐紹儀眼見直系勢凌人，始終不肯入京就職，真空狀態持續了一月又半。吳佩孚力主王寵惠出任閣揆，由於曹錕不予支持，兼值羅文幹的金佛郎案

發生，王總理也祇幹了兩個月零十天而已。

自民國十一年九月十九日上臺的王寵惠內閣起始，直系曹吳失歡，形成津保、洛吳，直系大分家，兩派時立，於是閹潮更其此起彼落，走馬換將，轉得人目迷五色，眼花撩亂。曹錕不支持王寵惠，王寵惠倒，換上汪大燮，又不為津王、保曹所喜，汪國務總理便祇幹了十三天，再換張紹曾，他算是從十二年一月做到六月，却又因為和津保兩派勾串，逼黎大總統下臺，遂而內閣總辭。

再換一位吳佩孚「開平武備」的老校長孫寶琦，又被財政總長王克敏排擠，曹錕袒護王克敏，孫寶琦唯有辭職，他倒是坐了半年不到的國務總理寶座。卸任後北政府第二十五任內閣閣揆，由外交總長顧維鈞兼代，顧維鈞代總理從十三年七月三日，代到九月十四日，吳佩孚業已兵敗榆關，直系的天下宣告完結，黎元洪的虛位更別提了。

直系當權兩年零兩個月，北洋政府不但換過一個總統（黎元洪被逐，曹錕賄選），而且內閣改組高達七次之多，歷任閣揆任期最多的不過半年，頂少的只有十七天，其中還有一位虛懸首揆一席達一月又半的唐紹儀。至於各部總長，那更是走馬燈般的迅速轉換，中央政局之不穩定一至於斯，誠足令人嘆為觀止。

再看全國情勢，吳佩孚在直系擊敗奉系以後，喊出的口號是「尊崇法統，恢復民初約會」，他要這麼嚷嚷，曹錕縱使衷心非願，也不得不勉從「子玉老弟」的主張。照吳佩孚的想法，南北分裂無非因為當年段祺瑞解散國會，毀棄約法所引起，南方打的是護法大旗，如今我使約法恢

復、國會重開，那麼南方也就用不着再護什麼法了。所以他認為全國統一的障礙，不在護法政府而在「聯省自治派」。所以他會電請國父速即北上，共同籌商國是。

可是吳佩孚在南方人士看來仍然是個「武力統一論者」，握有實力者不願向他妥協，雲南督軍唐繼堯首先發難，通電主張聯省自治，召開聯省會議，湖南省長趙恆惕也在七月一日通電主張建立聯邦化之單一國家，並使各省自由制定省憲。受過吳佩孚賄賂陰助的陳炯明，悍然在廣州實行叛變，圍攻國父置身所在的總統府，而陳炯明當時所發表的主張，也跟吳佩孚截然相反，他要召開「上海會議」，籌商聯省自治事宜。

後臺老闆直系中央

早在直奉一次大戰，和戰未決之際，黎元洪這次執政的後臺老闆，直系內部即已有顯明的裂痕，吳佩孚主戰，曹錕、曹錕、王承斌主和，但是由於曹錕對於吳佩孚百分之百的支持，不惜罷黜胞弟曹銳與曹錕，方使吳佩孚揚勵奮發，得心應手，打了一場浴血苦鬪得來的大勝仗，迫使奉系勢力退出關外。直系在民國九年敗阮，十一年敗奉，短短兩年之間，臻及睥睨羣雄，環顧宇內無敵手的地步，難怪直系人物欣喜若狂，喊出一句引為自豪的口號：

「直系即中央！」

然而，曾幾何時，「直系即中央」此一豪語，竟會一變而為：「北洋中央，實即直系各派的大舞臺，主戰場！」

當吳佩孚大破奉軍，把張作霖逐出關外之際，他個人的聲望高到極頂，不但中外人士咸認他是統一中國的中心力量，即連先前反對他的主和派，如曹錕、曹錕、王承斌，亦莫不對他刮目相看，衷心敬佩，因為他的不世功勳大出眾人意外。照說，憑他個人威望的急劇增高，正可以促成直系的大團結，如果吳佩孚有魄力，有決心，有壯士斷腕的氣派，他便該幫着曹錕，正本清源，將直系幹部大加整頓，什麼梁堂子裏扞出身的曹錕親信弄臣李六李彥青，什麼皇親國戚只知盤踞要津但為搜刮而拼命的曹四曹七和曹幾，都得一佛登天，雞犬同昇的當兒刷他們下去。此外，到對於真才實學，難免野心勃勃的高級幹部，一一予以合理的職位安排，如像往後時以叛聞的王承斌、馮玉祥、靳雲鶚等等。

換一句話說：倘若吳佩孚不能「清君側」，即令他身為直系的靈魂，天字第一號人物，他也得同流合污，當一丘之貉，跟着那批狐羣狗黨，貪墨之徒鬼混。否則這一幫奸佞小人既不能去而又不能用，那麼就只有坐使他們貽誤大局，害了自己。

直系這個團體可說極不健全，除了吳佩孚一枝獨秀，隻手撐天，數不出幾個才器相侔的人物，而在那麼許多一心只想升官發財，威福日恣的軍閥爪牙之中，吳佩孚在他們雀躍歡呼「直系即中央！」的當兒，種種「救國救民，一切以統一為前提」的作法，莫說爪牙們不滿的情緒倍增，連曹錕自己也不禁倒抽一口冷氣。

照說，「直系即中央」，隱然係指「曹錕當

黎元洪傳

黎元洪傳 尤且在洛陽之上，於是王承斌招賢納士，培養幹

「總統」，當徐世昌見逐，中樞無主，曹錕「更上層樓」的那顆心自是霍霍的動，偏有吳玉帥「不解風情」，拉曹錕「呈請三巡閱使一體解職」，他要恢復約法，拖息影津門，跟直系毫無關係的黎元洪復任大總統。尤且口口聲聲，今日通電，明日聲明：「用人行政，權在中樞，佩孚分屬軍人，敬當奉命維謹，干政之嫌，向所統統以避者，今茲寧敢躬蹈？耿耿之愚，當為知我共悉，一俟軍事稍有結束，即當返旆回，專力治軍。」

津保派的來龍去脈

起先，是敢怒而不敢言，一切都聽當總司令打勝仗那吳一爺的，待至吳佩孚七月一日回了洛陽，保府津門，直系人物便合縱連橫，大肆活動，——活動目的，一是站穩自己的腳步，二為竭力孤立吳佩孚，鶴立雞羣的吳玉帥，於是「比於連鷄，勢不俱棲」，他自己則由做眼津保，因而速禍，尚且猶不之知。

六月二十四日，北政府准直隸省長高凌蔚辭職，以王承斌繼任，時在黎元洪力主廢督裁兵之際，直隸省長便等於直隸督軍，乃至遜清能入軍機，領導羣僚的北洋總督。王承斌一步登天，重要是躊躇滿志，巍巍一方之重鎮，津門地位，重要部，極迅速的便能與保曹、洛吳分庭抗禮，是為直系津派成立之由來。

直系津保洛三派，保定曹錕佔的是天時，他雖非直系鼻祖，却是北洋第三鎮的老統制官，王士珍淡泊明志，無意仕進，馮國璋病逝京師，白骨長埋，直系便推曹錕為唯一不二的領袖。洛陽吳佩孚呢，他所佔的是人和，吳佩孚百戰百勝，忠誠事上，文有文采，武有武功，無分中外人士同聲欽仰，他是北洋將領之中，最得民心與情的一聲位。至於津門王孝伯（承斌），他除了自身的韜略才具以外，居然很巧妙的又佔了地利。王承斌籍隸遼寧奉天興城，張作霖利用這一層鄉誼關係不斷的暗中遣人聯絡示意，張作霖叫王承斌不必寄人籬下，仰人鼻息。甚至於他曾說過：祇要王承斌有意出關，奉張將以津王作為他的繼承人。從天津搭火車往東北一走，便是關外，因而保曹、洛吳都不得不顧慮王孝伯佔了隨時可以連絡奉張的地利。

直系內訌，最初是津保兩派合流，形迹不分，合作無間，力抗滿口國家民族，一腔忠義孤憤的第二號人物吳佩孚，動機出於個人名利，手段厥在離間曹吳。因為曹錕和吳佩孚合作多年，誼同一體，不使曹、吳分道揚鑣，津保派的一切計劃，終將成為泡影。曹錕對於吳佩孚固然始終信任不衰，但在直系新勝，控制北洋政府以後，要讓曹吳脫輻，當然有機可趁，津王和保府兩派目標一致，原則相同，因此在進行種種陰謀活動的初期，兩派在表面上看來，彷彿二者為一，所以，時人又合稱津王、保府為「津保派」。

「津保派」的大將，運籌帷幄、定計決策的，有王承斌、曹銳、曹錕、邊守靖等人。擔任方面，從事政爭者，厥有高凌蔚、吳毓麟、吳景濂、熊炳琦、王毓芝、陸錦等等，凡此都是津保的主將，也是直系政壇要角，資望地位，相當的高。

北洋政壇，講究鑽營，什麼樣狗皮倒灶的事都有，那幫削尖了腦袋窮鑽苦研的朋友，對於達官要人的太太少爺小姐，門房厨子聽差，甚至於老媽子小丫頭，無不在諂媚逢迎，無微不至之列。小官對大官，大官之於大好佬，也是依樣葫蘆，或竟變本加厲。當黎元洪梅開三度，直奉戰後再被擁為大總統，王懷慶握有重兵，官拜「北京衛戍司令」，他每月發放黎公館聽差老媽子的一元洪的一言一行，一動一靜，然後據以逢迎巴結。

直系分做津、保、洛三派，已經使三位大師勾心鬭角，煞費腦筋，更何況，外間風傳直系有四大金剛，四根臺柱，四者之間也是積積不能相容。月旦評中的直系四員大將，厥為洛陽吳佩孚、開封馮玉祥、天津王承斌，和江蘇齊燮元。

吳佩孚和王、馮、齊，幾於一律，關係搞得很大壞很壞。王馮齊三人之中有兩個給他捉到了小辮子，但是豫馮、蘇齊悍然不以為懼，王承斌在天津坐享地利，他遣使奔走，連絡四方，攻擊目標厥在於玉帥吳佩孚身上，——這一場鬭爭以吳佩孚撤走馮玉祥，使他老把弟張福來繼任河南督軍為爆發點，馮玉祥無故被黜，十分忿懣，他亟

於連絡拉攏齊變元與王承斌，自此情投意合，組織了一個「王馮齊新三角同盟」，新三角同盟的唯一目標，厥在聯絡直系將領，共同以吳佩孚為敵。

吳佩孚但有熱誠，全無機心，他不曉得津、保兩派爲了共同利益業已合流，而把箭頭直指着他，津保兩派積極合作，所倡呼的口號即爲「抑吳擁曹」，吳佩孚炙手可熱時期，亦即他變生肘腋分際。

拒湯迎湯險些動武

溯自「直系即中央」，呼聲喊得震天價響，直系將領，無不躊躇滿志，睥睨不可一世，他們耀武揚威，等着升官發財，深信中央與地方，迅即可以沆瀣一氣，相關休戚，今後擴軍斂財刮地皮，必能獲得更大、更多的便利。殊不料，吳佩孚合着曹錕，把息影津門的黎善薩抬了出來，黎元洪竟也唱高調，作主張，提出「廢督、裁軍」的政見，這無異照定歡天喜地的直系將領頭上，猛潑一盆冷水，起先是吳玉帥欣然同意，大家礙着玉帥的面皮，不得不通電響應，演一臺擁立勸進的假戲。

但是好戲上場，直系將領誰也不會把通電承諾廢督裁兵的事，放在心上，浙江督軍盧永祥是個老實人，他首先宣告自行廢督，然而纔祇一天，即因無人繼起，頻呼上當，乃由「浙江軍官」張載陽等擁爲「督辦」，黎元洪不斷催請各大督軍實踐諾言，結果是衆督軍相應不理。旋不久，攻入江西的李烈鈞等部北伐軍由於陳炯明之變，

同師平亂，江西又重歸北洋掌握，曹錕居然正式保舉蔡成勳爲江西督軍，出爾反爾，莫此之甚，使黎元洪爲之僵窘萬分，經過黎元洪派員再四婉商，爲保全北洋大總統的顏面，黎元洪實不便自家食言，於是，江西督軍改成了「督理江西軍務善後事宜」，簡稱「督理軍務善後」，「督」一軍」兩字仍在反而多了四個贅字，黎元洪的千言長電，「總統」威信，自此一掃無餘。

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廢督既不可，裁兵豈不更成了「紙上談兵，畫餅充饑」？

直系將領如此驕悍，督不廢，兵不裁，照樣還是對黎元洪普遍不滿，衆將軍迭經直皖、直奉兩場鏖戰，爲直系打下了萬里江山，黎元洪則不勞而獲，又當上了總統，還要「處處與衆家將軍」爲難，埋怨憤懣，自此越來越囂塵上了。

黎元洪對抗各省督軍一致抵制的「不」手段，唯有每週督軍出缺，他便馬上委派省長，決不再派督軍；譬如王承斌早有「直隸督軍」的資望與實力，黎元洪仍舊祇肯發表他省長職銜，使王承斌一輩子不曾撈上個督軍做，他不但恨透了黎元洪，同時也遷怒於吳佩孚當時擁黎是多此一舉。接下來黎元洪不自量力，貿貿然派湯薌銘爲湖北省長，於是乎便挑出大漏子來，直接造成「公府」與直系將領的尖銳對立。

時在十一年七月六日，黎元洪上臺二十六天之後，此公太性急些，他剛得到吳佩孚的大力支持，調開駐紮湘境的北軍，便又下令免湖北省長劉承恩之職，以曾任湖南督軍，有「湯屠戶」之名，和黎元洪私交彌篤的湖北老鄉湯薌銘繼任。

湯薌銘與沖沖的自北京南下，走馬上任，方在途中，便說在湖北的北洋軍官鬧了事，他們羣起反對湯薌銘當湖北省長，糾集了好幾百人，向尚未移交的劉承恩強索湖北省長印信，他們奪過了大印，便往蕭耀南的湖北督軍衙門一送。

湯薌銘早在民國五年七月五日，在長沙吃過被湘人驅逐的苦頭，接事途中閱報曉得了武漢有此一幕，他嚇得掉頭便走，但是他方向北京，便被黎元洪嚴詞指責，甚至大發雷霆，他說你奉了本大總統之命接任湖北省長，怎可以知難而退，半途而廢，這一下叫本大總統顏面何在，體統焉存？黎元洪逼湯薌銘火速前往武漢，討印接篆，湯薌銘却遲遲不肯動身，黎元洪爲「本大總統」威信攸關，於是三令五申，又使湯薌銘硬起頭皮，再度登程，却是爲時已在七月二十八日了。

由於這一次黎、湯二人事先有所佈置，因此在七月二十九日湯薌銘抵達漢口的那天，車站上居然出現了「拒湯」和「迎湯」兩派，「拒湯」的是北洋軍人，「迎湯」者多爲當地士紳。兩派人馬在車站上吵吵嚷嚷，險乎動武，嚇得湯薌銘突圍而出，奪路而逃，他不敢在漢口停留片刻，所以連蕭耀南督軍都及拜會，慌慌忙忙改乘軍艦渡江去了武昌，到達武昌省長衙門時發覺內裏真空，無印無官，反是「拒湯派」人在督軍署開會，不理黎元洪的煌煌命令，正在「推舉」蕭耀南當湖北省長，蕭督軍也就「俯順輿情，予以接受」，把個北洋總統府派的省長冷落在武昌城中。事後，雖然有「迎湯派」的各團體，各士紳紛紛提出抗議，却是「抗議」那兒有「槍桿子」

黎元洪傳

凶？湯薈銘一場空歡喜，兩次受驚嚇，他武昌不能就，北京也不敢去，祇好黯然開溜，到達上海，從此絕迹政壇，在黃浦灘上做個寓公。

直系四大金剛

湯薈銘湖北被拒，使黎元洪聲望急降，威信掃地，他向吳佩孚求援告急，殊不料吳佩孚自己也在為直系將領心生怨懟，私下交相指責，而在把持不定，遲疑不決，對於黎元洪苦於眾難難犯，鞭長莫及，至此，黎元洪當這個直系擁立的北洋總統，便越來越不是滋味了。

直隸省長王承斌，因為得不着督軍，正有一肚皮悶氣，這便是無時無刻，不在想捲土重來，報仇雪恥的張作霖天賜良機。王承斌本來就是東北人，他又曾主張和議，跟奉張不但有來往，而且挺親近。王承斌擁有的主力是看家部隊二十三師，駐防地和奉張唇齒相依，於是奉張便針對王承斌壯志難伸的心理，暗遣密使，聯絡漸密，張作霖甚至不惜使人對王承斌說：

「以你的磐磐大才，何必在直方受盡委屈，祇要你肯跟我合作，何愁大事不成？你若過來我決不會虧待你，頭一樣，我可以叫孫烈臣把他的東三省保安副總司令一職讓出來。」

王承斌未必有投奉的意思，却是正好藉地利之便，造成聯奉的空氣，使曹錕、吳佩孚都投鼠忌器，拿他無可奈何。因此，直系中的第三支力量沛然而興，保府、洛吳之外，又多了一位舉足輕重、發言、行事極有力量的所謂「津王」一派。王承斌能征慣戰，是直系中僅次於吳佩孚

的方面將帥，民國以來，北洋主力第三師所到之處，王承斌無役不與，而且都是擔任吳佩孚的助手，他和吳佩孚合作多年，過從甚密，原是肝胆相照，無話不談的好朋友，但也因此引起了宵小的嫉視，在直系中掀風作浪、混水摸魚的政客，深知建立直系政權，槍桿子的支持必不可少。吳佩孚成爲他們前途的障礙，私心的死敵，他們巴結不上吳玉帥，便唯有挑撥吳王的感情，使吳王分道揚鑣，形成對立，然而利用王承斌成爲直系的武裝保鏢，所以，直系政客對於離間吳王一事，簡直是無所不用其極。

最厲害的一着，是說吳佩孚要取撤王承斌的兵權，挑撥離間者把握吳佩孚調二十三師開保定的機會，警告王承斌：吳佩孚將即委派他的嫡系的將領王維城爲二十三師師長，二十三師是王承斌

的基本武力，正如吳佩孚貴爲三省副使兼兩省巡使，却是始終不放棄第三師師長兼職，其作用完全一樣。所以當王承斌聽到吳佩孚有此計劃，他便認爲吳佩孚在排斥自己，他覺得忍無可忍，從此津王和洛吳之間存有深切的敵意。

江蘇督軍齊燮元席捲大江南北，佔有齊沃衝要之地，在直系將領中他得天獨厚，兵精餉足，稱霸一方，因而儼然自成一派。馮玉祥則擁有一師兩個獨立旅，也跟洛吳一般的埋頭訓練，耐勤動旅，吳佩孚把他從河南督軍的寶座上攆走，於是他以「陸軍檢閱使」名義駐紮南苑，戍守京畿，從此便有人稱馮玉祥爲直系四大金剛之一，直系四大金剛爲洛吳、津王、蘇齊、南馮，馮玉祥一支人馬又算是「南苑派」了。

(未完待續)

請購存內容精彩百讀不厭的：

中外雜誌合訂本

第一卷平裝伍拾元精裝柒拾元

第二至八卷平裝每卷各捌拾元精裝每卷各壹百元

▲▲臺北市區請友購買中外雜誌合訂本及訂閱中外雜誌請撥電話
七七二四八〇立即派人先送書到府再收取訂費。